

光緒帝 畢生血淚史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出版说明

《光绪帝毕生血泪史》又名《瀛台泣血记》，是《慈禧后私生活实录》（又名《御香缥缈录》）的姊妹篇。作者德龄原是慈禧身边七个“女官”中较为得宠的一个。本书中所写的，大多是她当时在宫中的亲身经历，这对于我们了解清王朝统治者的宫廷内幕和研究晚清历史很有参考价值。我社现据上海“百花书店”1946年本重印出版，以飨读者。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目 录

介绍原著者·····	1
作者原序·····	4
一 异兆·····	5
二 刘铁口与张瞎子·····	9
三 赐名·····	18
四 乳母的选择·····	23
五 三朝开眼·····	26
六 四年最快乐的生活·····	36
七 预言居然应验了·····	42
八 万岁爷·····	48
九 不吉的预兆·····	61
一〇 皇上的日常生活·····	77
一一 小朝廷·····	94
一二 特种教育·····	112
一三 不满意的配偶·····	123
一四 李莲英·····	137
一五 叶赫那拉·····	153
一六 悲剧的序幕·····	161
一七 同床异梦·····	169
一八 光绪亲政·····	185
一九 珍妃,可意的人儿·····	195
二〇 送子观音庙·····	209

二一	醋海兴波	220
二二	隐患的滋长	238
二三	康有为	248
二四	外侮频仍	259
二五	建设新中国	267
二六	最后之上谕	276
二七	戊戌政变	291
二八	幽囚中的一对情人	304
二九	绝望中的希望	312
三〇	义和拳之乱	323
三一	皇室出亡长安	348
三二	结束他辛酸的一生	356

介绍原著者

在三十岁以上的人的记忆里，“德龄公主”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吧？她曾经写过许多英文的作品，并且其中有一二本早已在二十多年前经人翻译出版；而当民国十六七年的时候，她也曾在祖国有过较长时间的逗留，甚至还在上海跟李时敏君伍爱莲女士等演过几天英文戏，地点是博物院路时代的兰心大戏院，所演的大概就是清宫秘史一类的剧本，由她自己扮演“大清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西太后。

其实不但照中国的习惯，已经复亡的一朝所颁给的种种头衔都得一律作废，从来没有再公开使用的；便是真要保留她在逊清一朝所取得的封号的话，也只应称为德龄郡主，因为她和她的妹妹容龄女士（封山寿郡主）都不是努尔哈赤的嫡裔，根本就没有晋封公主的可能。这一个错误是第一位译述她作品的先生所铸下的，她只草草地译出了 Princess 这一个字，并没有考虑到在中国还有公主郡主之分。其后德龄在上海演戏，广告里少不得要写她的大名，她也就落得“自高身份”的以公主自居了。

同时又因德龄原籍东三省，（东三省人在前清是一概被称为满洲人而不算在中国人以内的）后来又嫁了一个美国人，并且所发表的著作全是英文，所以在一部份人的心目中，已把她看得完全成了一个外国人了。其实她却是十足十足的中国人！她的大名“德龄”两字，也是和她的令兄令妹等排行的，所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宫二年记”译本上，把她的署名随便译做“德菱”，甚至改排重印后犹未校正，委实是极可异的。

德龄女士的父亲裕庚公爵，是满清的一位贵族，曾经做过驻欧各国的钦差大臣，可算是一位前辈外交家。他在英法两国逗

留的时期很久，他的一家也随着他同客异域，所以德龄女士的兄弟姊妹早年都曾饱受西方教育——她的二哥勋龄是在法国读陆军的，长于摄影术；她的妹妹容龄女士英法文也都很好，嫁广东唐宝潮先生，七八年前曾经用英文写过一本历史小说“香妃”。我在译述“御香缥缈录”和“瀛台泣血记”这两部书的时候，因亡友唐云帆兄之介，很得到勋龄先生和容龄女士的帮助。——及至回国以后，经慈禧太后的赏识，便把她们姊妹两位一起召进宫去，象女官又象小辈的抚养着。她们在宫里大约住了两年光景，旋即离京南下。（有人说她们是给西太后驱逐的，因为她们的母亲窃取了宫内的宝物，确否不可知。）她们在上海的交际场中也相当活动，德龄便认识了美国驻沪领事馆中的副领事 My. T. C. White，由恋爱而结婚；后来 White 君的职位更调，他们便一起回到美国去，不久更因 White 君的改充新闻记者，德龄也就跟着开始了她的著作生活。她的作品除“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以及一本较旧的“清宫二年记”之外，尚有“The Collen-Phoenix”“Kowtow”等六七部，都是以清末宫内的情形为题材的。平心静气的说：她的文字写得委实很流利，而她当年的宫廷生活更帮助她贮藏了不少珍贵的材料，虽不免偶尔也有歪曲事实，取悦读者的地方，尚不足为大病。

她和 White 君曾经生过一个男孩子，取名 Thadeccs R. White 不幸在未成年前便死了，所以她在“御香缥缈录”的扉页上，曾题下“In louing memory of my son Thaddeus Raynond White”一句很伤心的献词。这个孩子去世后，他们夫妇俩的感情大受影响，甚至有许多人说他们已经离婚了。

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天，她独自回中国来走了一次，其时“御香缥缈录”一书恰好在申报上连载完毕不久，我就凑她经过上海的时候，上华懋饭店去和她长谈了二三小时。那时候她已是一

位将近五十岁的半老妇人了，衣饰当然全部洋化，见了人也尽可能地不讲中国话；在她心目中，美国已是她的祖国，中国反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了。记得我在送她上沪平通车的一天，曾经很率直地向她建议，希望她以后如有著作，最好介绍一些中国的新事物，不要让欧美的读者永远只知道中国有一位 Empress Dowager。前年起美国朝野热烈倡导援华运动，我在报纸上似乎也看到德龄女士参加“中国之夜”及“一碗饭运动”的消息。或许我们这一位老朋友对于祖国所持的观念已经改变了！

说也真巧，前年十月我到重庆，十一月初因朋友的一再邀约，加入时事新报，重度已间断达四年之久的夜生活，每夜自己发稿，与剪刀红墨水为伴。隔不到几天，一个晚上，正当我在分发第三次中央社电讯稿的时候，忽见一标题：“德龄公主撞车身死”。仔细一看，原来我这位老朋友在加拿大为汽车所撞，医治无效，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亡故。我便把这消息特地交给第一版编者，请他加个黑围框登出，虽然我自己也知道论新闻价值，这消息是不值得如此大做的。

第二天，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和我见面时，都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和德龄过去的友谊，想从我这里听到一些她的生平。后来我就写了一篇东西，给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发表，内容和上文大致相同，因为我对她的认识也不过如是而已。

秦瘦鸥 一九四六年元旦改作

作者原序

光绪，这一位中国历代最不幸的天子，这一位久已给人们怪冤苦地误认着的国王，当他诞生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串不祥的预兆。而他托身的所在，偏又是迷信力最深最强的所在。及至他长大以后，又给许多无可违抗的礼节和习惯紧紧地束住了，不让他有一些自由的机会。他的一生简直是无数互相连贯的悲剧。

我因为曾经留在清宫内给太后当过几年侍从女官，对于光绪的一切，幸得有较深的认识。同时，并得有最先的机会听到他自己所说的许多悲痛的故事，以及他打算革新国家政务的各项计划。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可以说只是一个私心敬慕光绪的人的意见。那么我何以会这样敬慕他呢？这是完全受了他那和蔼的态度，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见解所感动的。不过，我可以坚决的相信，假使光绪的政柄不因戊戌政变而被剥夺，那么中国在今日，必然还是一个很强盛的皇国。溥仪也决不能再去给日本人当傀儡，而各省连年不绝的内战也是决不会有的事。

这一位高贵的国君，在我的记忆中，实在不失为是一个肯尽心给民众谋福利的大人物。可惜中国历来传统着的那些不合理的法制的力量比他更强，硬生生地迫着他送命。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真是一个极大，极不幸的转变，而他自己却就做了这不幸的转变中的牺牲者。

如果我所构成的这一篇有关他毕生历史的故事，一经发布之后，竟能把世界上一向对这位不幸的国君所持的种种误解，就此一扫而空，那我是一定要引为非常快慰的。因为唯有这样，可以说公正的批判已给予了这一位良善可爱的大人物。

德 龄

一九三五年七月

一 异 兆

从迷信方面讲，在燃烧中的蜡烛上也是可以看到各种启示吉凶的预兆的。这时候，醇亲王前面的桌子上就有两支很粗的红烛烧着。醇亲王是咸丰皇上的亲兄弟，其时他正独坐在书房里守着漫漫的长夜，外面恰巧在下雨，粗大的雨点不住的打在屋子上，依着寻常的传说，有许多福神和邪鬼多半是会乘着雨势走进人家屋子来的，可是这个倒可以不必管。因为王府的门户是非常曲折的，而一切的神鬼都只能从直道中闯进来。所以无论是福神，或是邪鬼，都是绝对走不进的。其实醇亲王这时根本也没有顾虑到这个。就是外面那样倾盆似的大雨，以及在廊檐下号啸着的大风，他也一概都不曾注意。（按醇贤亲王府其时尚在北平西城太平湖。及光绪入继大统，改为祠庙，乃将府址迁于十刹海后海。）

他实在没有功夫注意它们。

他的一双眸子正牢牢地看定着他前面的两支红烛：一支在他左面，一支在他右面，一般都燃得很亮，他耐心等候着希望得到一个预兆。

醇亲王的身材很高，也很瘦，相貌是纯粹属于雍容华贵的一派，衣服当然也很富丽，他正在守候他福晋的生产，他是非常敬爱着他的福晋的。今晚她是快要生产了，所以醇亲王特地坐着守候她生产的消息。不知道所生的究竟是一位哥儿——男孩子，还是一位格格——女孩子啊？当然，依他的心意，自然是希望生一个男孩子的。这在中国，差不多是个个父亲如此。当他在独坐守夜的时候，便留心瞧着那红烛上的烛煤，打算卜出一个预兆来，以定那将生的孩子的命运。

在从前，一切蜡烛的烛蕊，都是用一种质地很坚韧的纱线做

的，当一路在燃着的时候，烛油虽渐渐倾泻下来，但那烛蕊却决不跟着燃掉，总是留着一段墨黑的长长的烛煤，那些当值的便得不时走过来，用筷子把烛煤夹断，丢在旁边安放着的水碗里，这样便不致再会有一阵难闻的臭气留在屋子里了。

醇亲王很小心地亲自用烛剪夹下了两段黑油油的烛煤来，分别丢在两个小碗里，他留心瞧着那第一段烛煤丢下了水去。但这一段东西却一下水便沉下去了，水面上并不曾现出什么样踪迹来，于是醇亲王便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还好，那第二截烛煤却并不沉得那么快，使他顿时觉得很兴奋，全神贯注地瞧着。当那烛煤才到水面上时，因为有一部份还在燃烧中的缘故，先就腾起了一阵黑烟，幸而这书房实在是太高大了，那么一缕黑烟，不消半点钟便完全消失了。黑烟消失之后，那烛煤本身也就在清水里渐渐涨大了。醇亲王便分外注意地瞧着，看它毕竟会涨出一个什么花儿来？实际上，其时他不仅只是在看，一面还在深深地思索着呢！他要把眼睛前所见的这一截黑色的东西想象出一个名目来，以便在他的孩子出生以后就去告诉那些星相家，让他们好给他详解。

他看了一回，便悄悄地自语道：

“啊！这样子不象我在出猎时所见到的那些长在松树上的木菌吗？”

突然，他的眼睛张得很大了，透着一种又惊又疑的神气，而且似乎还带着几许恐惧的成分。原来他所注视着的那一截烛煤，忽而在水面上爆开了，分成无数的黑色的小点，布满了一碗，然后逐一慢慢地沉下去。

啊！这该是怎样一个奇异的预兆啊？醇亲王差不多要立刻差人去传唤那些星相家了，但他终于竭力忍耐着。

他独自静悄悄地一直坐下去，不语也不动。当他的下人们

踮起了足尖，轻轻地走进来时，他也没有惊觉。直至他们走到了他的面前来，他才知道是有人进来了。他们都用着一种极度关心的神气仰望着他，一个捧着几件茶具，一个站在旁边准备给他们的王爷上茶。可是醇亲王不但不想喝茶，而且还非常讨厌他们。他几乎要想把他们一腿踢出去。但他的本性原不是怎样暴躁的，因此依旧又忍住了，让他们恭恭敬敬地给他端正了茶具。

一个下人便在旁边捧起那柄茶壶来，替他满满斟上一杯。

然而醇亲王的心思却决不在茶上，他尽是思量着方才那一截突然爆裂的烛煤。当他喝过了一口茶之后，他立即挥挥手把那两个下人打发了出去，他愿意独自静坐着，继续再深深地思索。

这所书房上面的椽子和横梁全都雕着许多金碧辉煌的彩饰，如龙凤文藻之类。因为醇亲王也是天潢贵胄，又是才升遐的咸丰皇上的同胞兄弟，所以他这王府的建筑大部份都和宫内相仿。屋子里所有的陈设，自然也是异常的富丽。可是这一切华贵的点缀，现在已象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光彩，在醇亲王的眼帘上只象许多模糊的黑影，他正全神贯注地想念着他的福晋。就是此刻在内院里待产的那位贵妇人。

他竭力想幻象出那所卧房的内景来。有时候，他仿佛还听到他爱妻因忍痛不住而发出的哭声，并且他似乎还见到她那可爱的庞儿，为了肚子里一阵阵的疼痛而扭着挨着。想到这个境界，他的汗珠便在他的前额上和两颊上淌出来了。他的眸子不住地张大，现出很苦楚的神气，倒象他自己也直接感到了那生产时的痛苦。

外面的大雨，兀是在不停的下着，雨声掩过了一切的声息，使他和相距不远的内院象隔成了两处不相连的房屋一样。他同时更怀疑那些报信的人们因为怕走过天井时要给雨打湿他们的

衣服的缘故，所以大家都偷懒着不来了。可是时间一分一刻的过去，不知不觉已过了许多时候，仍然不见有人报什么信来，他一颗吊起着的心也就放了下去。他知道假使真有什么不测的变故临到了他妻子的身上，那么必然早就有人急忙的来送信了。

他坐立不安了一阵，便打算利用他那些一向很爱好的诗集来消遣消遣。可是这计划又失败了，平常很容易使他吟哦不止的诗句，这时候都变得很平淡了，他只是没精打采地一页一页的慢慢翻过去。现在他又开始厌恶那时间过得太慢了。最后，他就站起身来，打了一个呵欠，掌不住望那靠墙的一张炕上横躺了下去。他委实是很需要休息了，然而他周身的神经全在很紧张的跳着，甚至使他的手指也不能休息，老是紧紧地蜷着，差不多要把他的指甲嵌进掌心里去了。

但是这个倒不用我们给他发愁，因为以前的那些富贵中人，几乎是整天没有事干的，不过他们也怕自己的手少活动了会变得麻木起来，所以大家都备两个很圆的胡桃，终年搁在手里捏着，醇亲王手里当然也少不掉。因此他的手指无论握得怎样紧，也不会让他的长指甲戳伤他的掌心的。他躺到了炕上去之后，他的紧张着的神经便立即松弛了许多，疲倦笼罩了他的全身，慢慢地他的眸子合上了，他的双手伸开了，他的手指也松了，两个胡桃同时落到了地上去。

醇亲王是睡熟了。

不料无意识的幻觉又钻进他的睡梦中去了。他先是梦见一点极微细的火焰，后来这火焰渐渐地长大了，长得象一条龙的红舌一样，这火舌再继续的扩大，把四周的一片黑暗全照亮了。于是醇亲王便又见到了一座房屋的屋角，当时他就惊觉到那所房屋已经着火了，旁边也没有人去救，因此那火便越烧越旺，那屋子的本身便使他看得格外清楚了。原来那是一所盖着黄瓦的屋

子。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声浪突然把他惊醒了，他就忙着坐起来，可是当他的眼睛睁开了一半，他自己倒又呆住了。最初他真不明白为什么书房里突然来了这许多人，并且这些人都向他恭恭敬敬地在磕头，直到他们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他才知道他们来得不错。

这些人都喊道：

“恭喜王爷！王爷大喜哪！方才福晋太太已生了一位大爷了。”

二 刘铁口与张瞎子

醇亲王立即很兴奋地跳下了炕来，差不多就想马上赶进去瞧瞧他的爱妻，和那新生的孩子。但他也知道自己决不能进去得太急，必须待一切东西全收拾好，再让那几个收生婆把应做的事全部做就之后，他们方始打发人出来请他。还好，他们也没有教他多等，一会儿就有人出来了。他当然不愿再耽搁，便来不及的走进去，穿过了一个天井，到了那卧室的门外，忽而他又大大的害起臊来。因为这个孩子还是他的头生儿子咧！他在门外迟疑了一回，终于鼓着勇气走了进去。一进屋子，他的感觉上似乎分外异样了，因为这时候屋子里的情形简直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的陌生，仿佛已不是他自己的卧房了。

一切的东西，似乎全改换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便是躺在炕上的那位年轻的福晋的脸色，也象疲乏憔悴得有些异样。她慢慢地旋过头来，好容易才旋到能够和他照面的地位，然后很乏力地发了一笑。他略一踌躇，便踮起足尖，走到那炕边去。象醇亲王这样一位高贵的人物，是绝对难得用脚尖走路的。即使在宫里

头，别人走路虽得这样谨慎，他却也不受拘束。

他走到了炕的前面，便伸出右手去轻轻地握住了福晋的手，一面又用着极温柔体贴的声音，慢慢地说道：

“我们真是叨天之福，这个造化可算是大极了！”

“这个造化实在是大极了！”她点着头应道：“我的王爷。想不到我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心上真有说不出的欢喜呢！”

他轻轻地放下了她的手，又在她前额上徐徐抚摩着。

“我们的儿子将来必然能够成为一个极伟大，极有名的贵人，他将建立许多的功勋，使人们永远称道着他的名字。”醇亲王开始替他的儿子祝福。

“他也能象他父亲一样的做出很好的诗来。”她附和道：“还能骑着骏马出去行猎。”

“对于一切出色的书画和各种精致的瓷器，他必然也能注意爱护。”醇亲王又说道：“他一定可以给他父亲争气，给他母亲夸耀。”

“但是最要紧的，”福晋又有她自己的期望。“必须使他懂得孝敬父母的道理，千万不要使我们为了他担许多的心事，也不要玷辱我家的门楣。”

他们象这样一唱一和的说了好半晌，都是为那新生的儿子预祝未来的光荣。在那福晋的内心上，是充满着一种欢乐的得意。而醇亲王是在得意之外，还有着无限的希望。不过在他的得意和希望的背后，还藏着一团很阴沉的黑影，就是方才他瞧见的那一截突然爆裂的烛煤，以及在他梦中所见的大火。并且正当他看火看得出神的当儿，便给下人们的足声所惊醒了。算起来他在梦中看火烧的时候，正好便是他儿子落下来的时辰。对于这些奇异的预兆，他的确也是非常的担心。但是他绝对不愿意告诉他的爱妻，他希望她永远不知道，免得一同担心。

他就在屋子里来来回回的转着,因为他实在没有心思能够安坐。一面转,一面随口和那福晋讲论着,好半晌,他才拉过一张椅子来坐了下去。正当这个时候,一个收生婆便颠巍巍地捧着一个用丝棉包裹着的小包儿走上来了。她把自己的手臂放下一些,让这小包儿恰巧横在醇亲王的眼前。

“恭喜老爷!”她也仿佛很得意地喊道:“这就是新出生的大爷啊!”

醇亲王低下头去,看着他的儿子。他看得非常仔细,他把这一张小脸的各部份全看到了,那孩子的眼睛其时照例还紧紧地合着,可是那两条小小的眉毛倒在不住的皱动,王爷不禁暗暗地怀疑着,不知道他儿子的心上此刻在想些什么,或是一无所知。但他也不能和他的妻子多依恋,他必须赶快出去料理他应办的事。

他想第一件事情应该办的就是赶快打发人去召那两个星相家来。这两位星相家在北京城里是顶有名的:一个是姓张的瞎子,人家就叫他张瞎子;还有一个姓刘,因为他所说的话到后来往往总应验,所以大家都称他刘铁口。醇亲王对于这两个人,一向也很信仰,他知道唯有这两个人是不会说假话的。

当那小孩子落地之后,王府里早就有许多人赶出去,分别往各处有关系的亲族那里报信去了。此刻天色也快亮了,只要天一亮,少不得就会有许多的亲戚故旧纷纷进来道喜了。可是他们决不就进内院去问候福晋或观看那新生的小孩子,因为这是习惯上所不许的。

不过,在他们未来之前,也尽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让醇亲王去召见那两位星相家咧。当下他就立刻打发了两个下人分头赶去呼唤刘铁口和张瞎子。他希望这两个人一到,马上就能给他解释出那两起异兆的所以然来。

果然，不消多大功夫，刘铁口和那张瞎子都到了。他们知道是王府的宣召，自然是不敢怠慢的。可是他们来了之后，醇亲王自己倒有些迟疑不定了，他几乎没有勇气说出那烛煤在水碗里爆裂的情形，以及他梦见一所盖着黄瓦的屋子起火的事来。那么，就不说了吧？这又不成啊。象这样奇异的预兆如何能让它永远模糊过去呢？没奈何他就硬着头皮说了。其时那刘铁口是一眼不眨的盯着醇亲王的嘴唇；而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得见的张瞎子，便把他的脑袋歪着，使他的耳朵贴对着王爷的嘴。

“我先是瞧见那烛煤在水碗里涨胖了。”醇亲王捏着一颗跳动得很厉害的心，慢慢地说道：“涨得象一只小小的松菌一样，但立刻便爆碎了，一星一星的沉下水去。”

最先开口的是刘铁口，他真是一些不怕说真话的。

“王爷，依小的看来，这可不是一种吉兆呢？”他毫无顾忌地说道：“因为你请看啊！王爷，那小松菌没有到完全长足的地步便立刻爆碎了，恐怕将来我们的大爷不到长成，也难免要给恶鬼邪神所作弄的；并且谁也说说不定是在什么时候。”

醇亲王的眉头紧紧地皱起来了，不自然的冷汗又在前额上和两颊上分泌着了。但他依旧还耐心听着，因为刘铁口又接下去说，用着他那一种惯用的表情。“即使是十分凶恶的预兆，只要凑早赶快攘解，也是可以挽回过来的。”

“那么，还有我的梦呢，就是看见一座房子起火的梦。”王爷又提到第二点。

“啊，王爷！”刘还是很爽快地说道：“看来也不是好兆啊！它的意思，是乱离灾变伤痛……。”

醇亲王的脸色，是格外难看了，仿佛这些恶运已经降到了他儿子身上一样。

“不过，话也不是这样简单。”刘铁口又继续说道：“无论那一

种凶兆，都可以翻过把它当吉兆看。王爷在梦中看见火烧，火是有光的，这样便也可以说我们的大爷必然是一位很了不得的人物，他要象火一样的光明，既康健，又富贵。”

这几句话一说，醇亲王的身上顿时就象松动了许多。现在刘铁口的话已经说过了，应该轮到张瞎子发表他的意见了。可是张瞎子却不会“详梦”，也不会推究预兆的吉凶，他是要凭着小孩子出生的年月日来推算的。

“请问大爷是在什么时辰生的？”张瞎子瞪出了一双瞎眼，漫无目的地望在某一个角上，因此他的声音听上去也不免觉得有些异样。

“是寅时生的。”王爷答复。

“寅属虎，今天是辰日，辰属龙。”张瞎子扳着几条粗黑的手指数着。“不巧得很，正是龙日虎时，自古道：‘龙虎不能并立。’所以龙和虎是一见面就要斗的。依这个时辰看来，王爷，这位大爷的命恐怕不见得是怎样顺利平安的，也许终年不断的会有许多冲剋，或是争执相骂一类的气闹，要临到他身上来；便是他自己的性情，也未必能够永远平和不变。”

他的话和方才刘铁口所说的正好是一吹一唱，落在一个槽里，倒象是这两位先生在应召以前就私下商量好的。所以他们的话给醇亲王听了，自然是格外的难受。他只得呆呆地坐着，好半晌说不出话来。突然，张瞎子便从座上站起来了，拄着一根杖，一触一触的触到醇亲王的身边去。他初起似乎还有些迟疑不决的样子，而且还带着几许畏缩的神气，但他终于挥了挥手，请求醇亲王把他的耳朵凑过来，让他就把自己的嘴凑在王爷的耳朵上。

“这位大爷啊！”他用着最低的声音说道：“将来是要做皇帝的。就是做大清帝国的皇帝，他的命里是这样注定着的，王爷昨